

# 滑稽戏

## 1

一个美好——或许也称不上的周末，总而言之从坎蒂打来的电话结束了。

巴特时常怀疑，坎蒂在选择这个代号的时候就已经消耗完了他所剩无几的全部幽默感。他给自己起名叫糖果，然后专职于传递苦涩的噩耗。

就算不情愿承认，巴特也早已习惯了噩耗，就像一个人习惯了慢性疼痛的钝击。不去质疑自己为什么要待在一个狗屎的组织里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让质疑的念头冒出来。只需要收听新鲜的坏消息，奔赴任务，执行指令，扣动扳机，就像被程序指令事先设定好的机械人偶一样，这就完全足够了。

就连汉斯——那个叫亚当森·考克斯的混蛋在救护车上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都只是沉默地注视着。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只有一种诡异的确认感。亚当森的死，就像一块拼图终于滑入它命定的空缺，严丝合缝，不可动摇。他只是想着，“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所以，就算坎蒂告诉他明天奥克兰就要整个爆炸，他或许也不会有任何的惊讶……在去往奥克兰光学大厦的那个防空洞的路上，巴特是这么想的。

“特工霍华德。”然后，坎蒂对他说了这样的话，“我们怀疑特工刘易斯受到了某种非自然因素的影响，已经陷入疯狂。”

巴特惊得差点托不住下巴。

\*\*\*

特工刘易斯，也就是杰斯特·罗兰，是巴特·伯格曼在缉毒局同事兼绿三角队友。

与其说巴特不相信这个人会发病，倒不如说，巴特觉得他一直在发病。譬如——啊，在亚瑟·杰尔敏爵士的宅邸里遇上那只会说人话的大猩猩时，杰斯特只花了三秒钟就掌握了和它聊天的节奏，最后他对巴特说，可能我就是比较“得猩应手”吧……

有时巴特觉得，包括他在内的，围绕在杰斯特身边的，那些或正常或异常的人，那些或平庸或不可理喻的事，对于杰斯特而言都只不过是一部无聊 B 级片的桥段。而杰斯特永远都是那个抱着爆米花坐在沙发上的观众，无论演员表演得多么夸张与撕心裂肺，他都只是平淡地审视着一切，时不时来上几句带着黑色幽默的点评。

而当巴特把他从那个冒着绿色烟雾的工厂区里拖出来，搬上担架并询问他“你还好吗”的时候，他是这么回答的。

“还好还好，虽然我的头很痛，但头发至少还在。”

这个该死的家伙。

巴特很难想象，对于这样一个人，什么样的行为才能被判断为“陷入疯狂”？于是他向坎蒂开口。

“他干了什么？”

“他似乎认为自己在执行一项来自‘组织’的任务，并且向我进行了汇报。”

坎蒂这么回答。

\*\*\*

杰斯特发来的的是一个 youtube 视频链接，似乎来自某个吵闹的现代艺术团体的主页。昏暗的光线下，两个戴着灰色纸盒头套的男性，赤裸着涂满荧光涂料的上半身在绕着圈舞蹈。背景音乐里那失真的富鲁格号声让巴特的胃里泛起一阵恶心，不知为何，他联想到一只泡在金色酒液里的巨大甲虫抽动的触须。

于是他草草地扫了两眼，就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评论区。

实话说，巴特不太喜欢上网，尽管他的两位队友都是网络的专家。评论区闪动着灰色的小人头像和字母与数字混杂的 ID，他们在讨论、争辩、但一切都蒙着一层假面舞会般的不真实感。巴特感觉好像在看一群无面的木偶演出的戏剧，只是一群面容不清的演员操纵着他们，念动着精心编排的台词。巴特还想起了黑线行动，那些畸形怪物用他们的爪子在键盘上敲出扮演人类的句子，将在此之后的一切拖向一场幽深的悲剧。

可觉得现实比网络更加真实，或许也不过是另一重的幻觉。就像 32 年前那个踢球的小子，永远看不透母亲用苍白的笑容制作的面具底下，被药剂侵蚀得早已腐烂发臭的东西一般，他也看不出是什么在昔日名为“杰斯特·罗兰”的壳子之下蠕动。

于是巴特继续试图在字里行间寻找答案。这个账号目前收获的关注平平，稍早一些的评论基本都是来自他们的核心粉丝，都是些热情洋溢的赞美。而新近则涌入了一大批账号，刷屏一般地辱骂这些粉丝们，质疑这个艺术团体的水平，甚至质疑这场表演是否真的存在，是不是几个大学生拿公用素材做的无聊的剪辑。

“这下方便了，”莫德说道，“如果我们直接下架掉这个视频，难免容易打草惊蛇，但如果伪装成视频是受到这群人的举报，想来这群叫‘芝诺悖论’的人应该也不会多做怀疑。”

莫德是坎蒂调过来的另一支行动组的成员，在巴特一位队友死亡，一位队友成为任务目标的如今，跟着另一支行动组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嗯，真是巧合……”话到嘴边，巴特的右眼跳动了一下，目光落到了这场评论区骂战的一角上。

——“你们有种就拿出证据出来啊，要是这演出视频不是拼凑的素材，那他们在哪里活动过？果然根本就没有这码事吧！”

——“有种你自己去看啊，他们就在辛普敦大厦负一层的闹钟酒吧公演过……”

这群面具背后的演员难道……不会吧？

“霍华德，你看看，视频这一角拍到的人，是不是就是刘易斯？”

巴特还没来得及细想，正在逐帧分析这个视频的德鲁就叫住了他，然后把他拉到一张在紫色和绿色混合的灯光下，镜头扫到的模糊人群图像面前。他看见了杰斯特·罗兰那张熟悉的脸，在他惨白面容上打上的灯光，就像在白纸上泼洒的涂料。但，巴特眨了眨眼睛，这涂料之中混着一抹不存在的黄色，他的眼睛看不见，却不知为何可以感受到。它在像素之间穿行，勾画出一条轨迹——

轨迹的一处折角，他看见了自己。

## 2

2月16日，杰斯特·罗兰在二手电子器件店里买了一台监控摄像机，对着自己房间的窗户安装。然后他在辛普敦大厦待了4个小时，期间做的唯一一件事是在一家倒闭的玩具店对面喝咖啡。直到下午3点他才离开，然后在附近的一家书店买了一本叫做《她的灰歌》的恐怖小说。

下午三点二十分，他望向了巴特在的方向。

巴特收起望远镜，然后赶忙撤进了楼道窗户的后方。他忽然感觉就算是在爆炸声接连不断的绿色浮尘中和那些矮小、畸形的毒贩对向开火时，自己都没有过这么紧张。他犹豫了一拍要不要立即下楼，但评估了一下在正门口和杰斯特撞上的可能性后，他还是先藏进了楼道的一处杂物堆中，任由灰尘和霉菌的气味将他包裹。

接着，火灾警报刺破了寂静。

好吧，好吧，果然如此。当杰斯特身边既没有亚当森约束，也没有他在阻拦时，这不就是他该有的行事风格？巴特早该料到这点。只不过，看来杰斯特并未料到这次命运的天平没有倾向于他，毕竟既没有烟雾也没有火光，他大概本希望制造的混乱没有出现，只有公寓管理员抱怨着警报是不是坏了，住户也只是探出头来张望一下，又骂骂咧咧地该干嘛干嘛了。

但他和杰斯特已经相隔得很近了，或许只有一层楼的距离，巴特意识到了这一点。

火灾警报又响了第二次，不用说便是杰斯特的故技重施。巴特一开始还觉得这一次情况也不会有什么新的进展，但他接着意识到了不对。第一次可以归咎于故障，但第二次？任谁都会怀疑楼里藏着一个恶作剧的人，肯定想把他揪出来。巴特咽了口口水，手不自觉地伸向口袋里的缉毒局证件，思考着是否不得不先一步和管理员解释，然后，把他们的怀疑彻底摆在杰斯特的眼前，但——

但先一步暴露的是杰斯特，这让他不禁有些想笑。

“喂，那小子！”楼下，巴特可以听见上了年纪的公寓管理员一边咳着因为长期抽烟而声

音模糊的嗓子，一边怒骂道，“你是我们公寓的住户吗？在这里干什么？”

“哦，呃……怎么说呢。”

杰斯特·罗兰的声音就在楼下响了起来，每一分的尴尬和抱歉在语调里调配得都恰到好处，“说起来也不怕您笑话啊，我跟我的朋友打了个赌，他说他藏在这栋楼里，我肯定找不到他。我们每过一段时间都会聚在一起玩这样的抓人游戏，您……也看过了吧，报纸上也有说过这个事<sup>1</sup>。这样吧，这些就当做我给您带来麻烦的补偿，但您得帮我找找他，毕竟这样一个陌生人在你们楼里待着也不太好吧？”

抓人游戏？这就是杰斯特这一次准备的剧目名称吗？听到这个词的那一刻，巴特忽然觉得眼前的荒谬情景可笑至极。他们在干什么？在玩一场友谊的抓人游戏，把一栋居民楼的每一个人弄得怨声载道，然后或许下次面对面的时候，就只有胜利的那一方能活下去？这他妈的都是什么事呢？

然后巴特敲下了第三次火灾警报，趁着抱怨的住户们把管理员与杰斯特团团围住的时候，从后门溜了出去。身后只留下刺耳的警铃声继续回响，有如某种不详的预兆。

\*\*\*

“跟丢刘易斯本身并不算问题，我还能追踪到他的手机的位置。”莫德的声音透过通讯器传来，带着电子设备特有的失真，“但……他肯定已经起疑了。如果他把我们视作威胁，不说继续监视他是否能够得到有价值的信息，甚至不能排除他会为我们设套的可能。或许我们应该试试另一个方案……”

“直接和他谈谈？”巴特接话。

巴特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却没法迅速抓住引起自己不安情绪的那个根源。杰斯特·罗兰的行动毫无章法、捉摸不透，他在一天之内去了三趟二手电子产品市场，逛了两次书店，还缩在自己的车里看了三个小时的笔记本电脑。他走在街道上忽然大笑，高喊“今夜的许阿德斯离得真近啊！”。而他们只是被动地被杰斯特牵着在整个奥克兰绕来绕去，却寻不到支持他的路线的那条线索。巴特有这样的预感，如果他们不能走得比杰斯特快两三步，无论是继续静默地跟着他，还是主动和他接触，都只有被杰斯特耍得团团转的份。

可他们为什么追不上他的进展？坎蒂自然没有停下另一条路线上的调查，但皮特·戴维斯的身影不曾在每一处监控摄像头出现，那个 youtube 账号下的粉丝也多数查不到下落。他们离真相郁闷地毫无接近之意，而杰斯特·罗兰却依然在奥克兰坚定不移地东奔西走，仿佛遵循着某种只有他能看见的导航。

……或许就是如此，他们看不见杰斯特所看见的某些东西。

——“有种你自己去看啊，他们就在辛普敦大厦负一层的闹钟酒吧公演过……”

液晶显示屏上的这行文字忽然如闪电般劈开巴特的思绪，他回想起辛普敦大厦负一层，

---

<sup>1</sup> 2018 年杰夫·汤姆西奇执导电影《抓人游戏》的原型故事。

根本就没有一家酒吧。

### 3

2月17日傍晚，杰斯特·罗兰在奥克兰中央广场的中控室里待了一个小时。

而巴特在等待着来自坎蒂的指令。

他会决定怎么处理杰斯特？单纯开除？把他关进精神病院？或者让他喝下一整盒安眠药，再也不要醒来？每一种可能性都让巴特同时感到一半的安心与另一半深深的焦虑。他多希望只需要把一颗子弹打进杰斯特的脑袋，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他更忧虑杰斯特只是某种更广泛与更深刻的恶意在浅层溅起的一朵水花。就像一场其乐融融的戏剧，演至中段，舞台的一小块布景板忽然坍塌，露出了后面那些深邃、恐怖的真相。你又怎么能单纯地把它扶回原位，就当做一切都无事发生？

“先生？”

然后巴特听见有人在叫他，回过头去，他看见一个男人谨慎地朝他靠近，而很快他又锁定了几个警惕地盯着他这边的人。

啧。巴特砸了砸嘴，捏紧了口袋里的手枪：“……什么事？”

“我们接到举报，说有一名通缉犯在奥克兰中央广场西北角一带活动，是一个留着大胡子的白人男性，穿着一件绿色的帽衫，你有看见这样的人吗？”

……这不是德鲁今天的打扮吗？

巴特忽然明白又出了什么新的岔子，杰斯特再一次试图甩开他们……通过一种会惹得坎蒂相当恼火的，把卷进来的人越弄越多的方式。他们真的不能再等下去了。

“你们说的人是我在缉毒局的同事。”巴特放开了手枪，转而掏出了证件，试图用最不费口舌的方式将这件事摆平，“我们的确在跟踪追捕一名逃犯，或许是因此让普通民众感到了可疑。我建议你们要么配合我们的行动，要么现在就打道回府。”

面前的男人依然一脸茫然，但巴特已经没有耐心和他继续解释下去了。他立刻打开通讯，联系莫德：“莫德，立刻屏蔽刘易斯的手机信号，别再让他拨出任何电话，无论是警局，救护车，还是外卖——”

“我已经在做了，可……可是，他拨的号码……”

莫德的声音在电流杂音中扭曲，像是从某个遥远的深渊传来。

就在这时，一个沙哑的女声从巴特的左手边传来。“先生，这是你点的外卖吗？”，穿着金红色制服的女人站在那里，手上提着一只麦当劳的纸袋，脸上带着标准的职业笑容。

巴特的肩膀猛然一抽，瞳孔骤缩，他很确定十秒钟前那里还空无一人。而紧接着，又一道完全相同的声音从右侧响起，另一个她站在那里，同样的金红色制服，同样苍白、空洞、起皱的笑容。只是这次，她的纸袋上印着“布罗达尔宾酒店”的字样，墨迹新鲜得像是刚刚渗出的血。

“先生，这是你点的外卖吗？”

“先生，这是你点的外卖吗？”

声音此起彼伏，眨眼间，他被她们包围了。巴特感到自己浑身发冷，呼吸困难，他接连后退着，用颤抖的手拔出枪，枪口在她们之间游移，却不知道该怎么瞄准哪一个。

他认识每一张面前的脸。

她们分明是他早已死去的母亲。

*“警告，胶囊匹配度过低，已弹出。”*

一道机械音终结了面前的喧嚣，巴特视野中的一切，每一个人，每一棵树木，每一幅广告牌的边缘都冒出了颤动的黑线，那些黑线不断增生，扩张……

一直填满了他的整个视野。

\*\*\*

然后巴特醒了过来，发现自己坐在一节东方快车风格的车厢包间之中。面前的桌面上，一台带扳手、喇叭、二色曲面显示器和投币口的奇怪机器，正在平缓地吐出一卷长长的纸带。纸带的最末尾写着：

*巴特·伯格曼：莫德，立刻屏蔽刘易斯的手机信号，别再让他拨出任何电话，无论是警局，救护车，还是外卖——*

*拉蒙娜·莫拉莱斯：我已经在做了，可……可是，他拨的号码……*

巴特伸手想要去触摸那条纸带，就在这时，一颗空胶囊从机器中滚了出来。胶囊上用细小的文字写着“巴特·伯格曼”这样一个名字。

这是……什么东西？巴特揉了揉在疼痛地跳动着的太阳穴，然后把手伸上了包厢门的拉手，试图进一步打探一下这片莫名其妙的空间。但是他发现怎么也拉不动门把。

“喂，有人吗？！”于是巴特拍了拍门，尝试喊了起来，接着，尝试咒骂了起来，“有人能听见吗？他妈的，到底是谁——”

“您好，欢迎拨打天堂热线。想找米迦勒请按一，想找拉斐尔请按二，想转地狱，找但丁

请按三……”

巴特认出了这个声音。

“杰斯特·罗兰，你他妈在耍我？！”他怒吼着。

但外面的声音没有回应。他必须遵守规则，在又一次猛拍了一遭纹丝不动的包厢门后，巴特终于承认了这点，即使规则荒谬得令人发笑。

“三，我按三。”他认输一般地说道。

然后，包厢门被人打开了。那个瘦得像是得了肌无力症，面色一向惨白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穿着一套袖口有些磨损的红色长袍，包着红色头巾，右手杵着一根拐杖，活像从中世纪手抄本里走出来的苦行僧。巴特的指节因紧扣着桌面而发白，他恨不得立刻揪住这个罪魁祸首的衣领，但他强迫自己先保持六十秒的冷静。

“杰斯特，”他的声音像是从紧咬的牙关中挤出来的，“这又是什么新把戏？”

“我是但丁·阿利吉耶里，造梦机的发明人。”而来客歪了歪头，声音如同某种梦呓，“虽然我应该用意大利语跟你交流，但毕竟我转生到现代了，忘了，所以暂时使用英语。虽然我也可以是杰斯特·罗兰，但是你也可以是。同样，你是巴特·伯格曼，我也可以是。”

“说人话。”巴特感到太阳穴突突地跳动。

“两名演员可以在戏剧中互换角色，就是这么简单。同一个演员今天演麦克白，明天演班柯，等舞台灯熄灭，真的有必要在乎是谁在卸妆？”

“呵……演员？你是指现在的我们俩？”巴特有些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

而听了他这句话后，但丁眨了眨眼睛：“不，我们也只是在被扮演着。”

“这听着像什么阴谋论……”听着像亚当森喜欢的科幻小说情节，“缸中大脑理论？”

“我在‘剧院’见过一个卷心菜，他认为我们都生活在一本书里。”但丁却没有直接应对巴特的质疑，而是说起了什么别的事情，“他们将历史刻在活着的族人身上，死后风干成册。直到某天……卡尔克萨的使团降临于此，他们开始在在同族的身体上疯狂篆刻这些访客带来的剧本。”他的手指在空中做出书写的动作，“于是，这些剧本代替了他们全部的历史，这个王国就这么消亡了。”

“你在说什……”巴特刚想继续驳回这个但丁的每一句话，但发现自己似乎已经无可救药地听懂了，“你是说，我们之所以坐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说着疯话，是因为某个看不见的剧作家修改了我们的剧本？”

但丁没有回答，巴特只能听见火车与铁轨撞击的规律声响，他忽然不确定自己是否想要知道答案。

“告诉我，我要怎么离开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怎么回去？”于是他换了个问题的走向，顿了顿之后，还补上一句，“怎么让我回去继续扮演巴特·伯格曼？”

“你需要补充一下这个胶囊。”但丁说着，从腰包里拿出了一支脏兮兮的古典样式的针管，眼睛一下不眨地扎进了自己的手腕。在红色填满针筒之后，他又将它们挤进了一枚胶囊之中。

胶囊上写着“杰斯特·罗兰”这个名字。

随后，但丁将针管和胶囊都递给了巴特：“来吧。”

“很好。”巴特回答。

然后，他一拳打在了面前这个但丁的脸上。

“我猜你是想和我打第四次世界大战。”但丁说道。

## 4

2月17日，从加州鹿角传媒的办公室出来，杰斯特·罗兰开车往奥克兰中央广场的方向驶去。在此之前，他造访了皮特·戴维斯的公寓，遇见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怪事，但好歹拿到了那家伙的电脑。随后他带着皮特准备在2月18日晚上劫持中央广场广告屏的坏消息造访了奥斯丁老板，拿到了广场中控室的钥匙，准备去检查一番以防万一。

就在他做完这一切的苦差事时，一个声音从中控室的墙壁里响起。这个带着奇妙混响，永远如同在浴室里说话的声音，来自他的某位古怪的朋友：“但丁，你得小心，你出去的时候一定得小心。”

“……小心谁？”杰斯特抬起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声音没有继续回答，但实话说，杰斯特并不感到多么意外。想来是在辛普敦大厦附近，和他玩火灾警报躲猫猫的那些人。说真的，那家伙他妈的不会是霍华德吧……就像禁酒令时财政部的探员来监督违反禁酒令的罪犯，又要有人来监督这些财政部的探员，然后又要有人来监督这些监督这些财政部探员的监督者……

嗯，应该不至于吧，杰斯特并不觉得组织有这么多空闲人手，再说了，巴特·伯格曼不是去旧金山出差了吗……

巴特·伯格曼？

想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忽然愣了一下。有几幅画面在他脑海里飘忽不定地闪动——他在拿着望远镜，看见“自己”从书店里走出来；坎蒂和他在昏暗的房间里见面，告诉他刘易斯或许陷入了疯狂；他坐在列车上，面对着一台奇怪的机器，对面是穿着红袍子的“但丁”……

然后他的电话响了起来，不是“项目”发给他的那一台，是他自己购置的一次性电话。来电人没有备注姓名，但杰斯特认识这个号码——是坎蒂的号码。

他接了起来。



“你好，我是送外卖的，你的麦当劳就快送到了。”他听见坎蒂那副尖锐、死气沉沉的声音，开口说出了一段颇有杰斯特风格的、莫名其妙的话。

呃，如果是杰斯特·罗兰，他会怎么作答？杰斯特想起，他似乎很擅长于融入任何一种荒谬的情景，于是他深吸一口气，尝试着寻找这种感觉，让自己进入这场对话的节奏：

“……好的，你现在在哪？我过来取。”

“我在你家里，你不记得吗？上一次你让我造访的时候做好掩护工作。”坎蒂的回答流畅得令人不安，尽管杰斯特怀疑，他们谁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就像两个忘词的演员，绞尽脑汁罗织对话，好让演出看似顺畅地继续下去。

“我今晚不打算回家，”杰斯特也继续说着，模仿出一种自然的、漫不经心的语气，“不如你来奥克兰中央广场来一趟，我会给你额外付跑腿费。”

“为什么是中央广场？你打算今晚住广场上当流浪汉？”

*两名演员可以在戏剧中互换角色，就是这么简单。同一个演员今天演麦克白，明天演班柯，等舞台灯熄灭，真的有必要在乎是谁在卸妆？*

杰斯特想起了这句话。

他们交换了角色，即使如此，戏剧依然要继续。

“我想在广场上夜间野餐，那样似乎很有情调。”

“可是……万一下雨呢？”

“天气预报说不会。”

“这个年头谁还相信天气预报。”

杰斯特抬头望向天空，他看见了两条明亮的黄色光带，呈 120 度交叉，然后分别两延伸向更远的地方。他突然好像明白了，杰斯特究竟是绕着什么东西在不停的打转。

“而且天上的银河那么明亮，”——那当然不是银河，但称呼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不像要下雨的样子。再说了，就算真的下雨，广场上那么多亭子，我们可以在室内继续野餐。”

“所以你想住在电话亭里？”坎蒂继续接话，平静，但带着某种危险性，“然后有个狙击手告诉你，如果不按他说的做，就会杀了某人……就像《狙击电话亭》一样的展开？”

杰斯特看见了包围自己的人，莫德、德鲁、大卫……还有霍华德。

“……我以为会是电话亭里面有炸弹的展开。”

“那炸弹大概应该装在车上吧？”在坎蒂的声音中，杰斯特瞥向那辆堵住通往主广场的道路的灰色轿车，“哎，反正外卖一会儿就到，我们到时候再聊。”

“我还有其他的外卖要取……我点了很多家店，或许如果你饿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吃。”

金红色的制服，杰斯特想，还有布罗达尔宾酒店，这些碎片的记忆在他脑海里闪烁。

“没事，我饿的话我就会把你的外卖吃掉的，我这样一个优质的骑手自然会干这样一个偷吃的活。”

“你如果自己把这个到付的外卖费付了，我没有什么意见。”

一声悠扬的鲸歌自天空奏响，天空沿着光带分裂开来，让周边的画面都平面化成贴画，贴上了火车的车厢。杰斯特坐在一节东方快车风格的车厢包间之中，面对着一台带扳手、喇叭、二色曲面显示器和投币口的奇怪机器。

## 5

列车到站时，乘务员递给他一件灰袍和一张面具。相同着装的宾客在半埋在地底的铜管乐器之中穿行，最中心的舞台上，吉姆·格林伍德身穿一身华丽的戏服，在音乐声中向所有人表达致意。

*璠陶巴：（欢呼）就像受到召唤一样她出现了！*

*卡米拉：无上的欢喜，叔叔，黄印已经被寻见了！所有见到它的人都得到无上的欢喜！无上的……*

*阿东尼斯：叛徒！你把我们出卖给祭司和他们的爪牙！你的背叛价值多少？你的罪行利益几何？*

好的，全部的一切，这就是全部。他发现有人在监视自己的手机，所以此前把手机封

*璠陶巴：（对卡西露达）她的疯狂是神的赐予，因为她其实是在诉说真实。*

*阿东尼斯：怎么可能。*

进了铅盒子里，没曾想自己会后悔这个决决决决决决定。但全部的后悔只多维持了1秒，他披上袍子，混入如同在某种宗教仪式**仪式宗教**中起舞一样的人群，从随便某个

*璠陶巴：（无视阿东尼斯）她不是看到了卡尔克萨正如涨潮般升腾吗？人的袍子中尝试摸出一部手机。*

心想事成 38 / 62 普通成功。

*阿东尼斯：现在没人看到那东西，老东西。*

电话

*璠陶巴：（对阿东尼斯）她，像之前她的兄弟一般，已经越过了你们王朝的桎梏，而从你们的命运中来到了我们的命运中。*

帮我转接 CDC 的奥德里奇·莱特福特先生。

“他们在海瓦滨普公内园克

不不不你拿着的只是一根黄瓜……

*阿东尼斯：所以她是和你一伙的？*

*璠陶巴：当然她理智地选择了疯狂。*

我们是不是见过面？吉姆温和地笑着，对你这么说，我们又再见面了。

是的，我是来找你打第五拳头次和世牙齿界吗大战的。///为什么不能放下你的  
你的这些纷争，和我们一起拥抱永恒的 *阿东尼斯：谜语和妄言！我们面临着战争，每分每秒毁灭都在迫近，你却吟诗作赋，沾沾自喜，自命不凡！我受够了！幸福与欢愉呢？*

或许你说的永恒的幸福很好，但我就是看你不爽而已。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搞乱伦，所以人和人是不能相互理解的。

*阿东尼斯：你不守卫我们的朝廷，那么我来！*

我的吉他包里放着的是吉他还是步枪？

*布莱姆查斯：没有什么比一只温乎的，留着新鲜的油的麝鼠更让人心碎了……*

是步枪。

*（阿东尼斯从布莱姆查斯手中抢过火枪，瞄准卡米拉）*

*布莱姆查斯：（恼火地）嘿！*

*瑙陶巴：（卧倒在地）救命！*

虽然第四次世界大战是拿石头，但第五次又可以拿枪了，不是吗？

*卡西露达：（站起来尖叫）不要！*

砰——！

*卡西露达：你将征服哈斯塔吗？*

*黄衣之王：我们即哈斯塔。我们将伊提从人类之患中解放。继续寄生于此者，我们默许。*

*卡西露达：没有别的了吗？*

*黄衣之王：你如何拒绝？*

*卡西露达：（惊慌失色）但卡尔克萨才是你的城市，而非伊提。*

*黄衣之王：而今，此处就是卡尔克萨，因为卡尔克萨已经厄临你们所有人。*

*卡西露达：（瘫倒在地）不要降临在我们身上，王啊，不要！*

*（突然的黑暗，除了一道照在布莱姆查斯身上的光柱。寂静）*

*布莱姆查斯：（悲伤地）落入永生神之手，真是可怕的。<sup>2</sup>*

掌局人：这写得都是些什么东西？

---

<sup>2</sup> 1999 年 Thom Ryng 根据钱伯斯小说二次创作的《黄衣之王》剧本内容，引用来自破晓十二弦&KarlDark 翻译版本。

杯子摔碎在了地上，美洛尼亚湿哒哒的金黄色茎秆和铲形的叶片有气无力地躺在玻璃碎片之中。游走在酒吧中的绿色与紫色混合的灯光，扫过酒液里细小的种子粉末，让它们如同星霭一般闪闪发光。

巴特·伯格曼缓缓起身，向观众们深深鞠躬。深邃的天穹同时升起漆黑的星星与明亮的太阳。在富格鲁号悠扬的伴奏声中，他开口吟唱，带着凝聚了数个世纪的疲惫与释然：

看啊，这破碎的酒杯中倒映着，  
我们所有未完成的梦境。  
每一片碎片之中，  
都在上演同样荒谬的滑稽戏剧。  
已死之人，未死之人，将死之人，  
都在舞台上与我们同在，  
不必心急，在永恒的午夜之中，  
我们有太长的时间用于重逢。  
**【幕落】**